

二审意见与修改说明

尊敬的责编和审稿专家：

非常感谢对我们的稿件(稿号：psysci21-726)所做的工作。收到新一轮的“退修”要求后，我们仔细阅读了审稿人所提出的宝贵意见，并据此对稿件内容进行了相应修改和补充(此次改动部分见文中红色字体)。稿件存在诸多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正是审稿专家的无私劳动和严谨认真才使本稿件得以改进和提升，在此特别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稿件所做的工作！在认真研读审稿专家每一条意见的基础上，我们对审稿意见进行深入分析和思考，并严谨细致地针对每一条意见做了逐一修改。下面是我们针对审稿专家每条意见所做的具体修改内容和说明：

审稿专家 1

总体意见：作者认真仔细的回复了大部分的意见且较为满意。目前存在以下的一些建议，仅供作者参考：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对我们前期修改工作的肯定以及进一步修改的宝贵建议，每一条意见我们均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思考，并努力进行了修订，请审稿专家审查。

意见 1：建议作者对文中第一次出现的理论，需要写出其英文原文以及参考文献；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我们对文中涉及到的理论进行了仔细核对，添加了英文原文和参考文献，请审稿专家审查。

意见 2：“弗洛伊德指出攻击行为是释放负性情绪的一种表达方式 (Bushman, 2002)”，这句话是个二次引用吗？弗洛伊德说的话，为什么是出现在 Bushman 的文献里？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这里确实是二次引用，弗洛伊德的相关文献发表时间较为长久，我们没有去找第一手资料查证，所以很不恰当的在此处作为间接证据进行引用了。为了避免此问题，我们把原文“弗洛伊德指出攻击行为是释放负性情绪的一种表达方式 (Bushman, 2002)”。因此，多年来情绪一直被公认为是影响攻击行为的首要原因 (Anderson & Bushman, 2002; Chester et al., 2021)。”进行了表述修改，具体调整内容如下所示，请专家审核。

在攻击行为的影响因素中，情绪被公认为是导致攻击行为的首要原因 (Anderson & Bushman, 2002; Chester et al., 2021)。

意见 3：建议讨论第一段对本研究的总结以及研究意义的提炼，随后再针对具体的结果进行解释和讨论。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根据建议，我们在文中讨论第一段之前添加了如下所示，请审稿专家审核：“本研究探讨了情绪自旋对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影响以及情绪调节策略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结果显示情绪自旋与攻击行为具有正相关趋势；认知重评对攻击行为具有缓解作用；对于认知重评较低的个体，情绪自旋对攻击行为具有加剧作用。但对于认知重评较高的个体，情绪自旋对攻击行为没有影响。这些结果为我们理解个体的情绪波动特性及其调节策略使用倾向对攻击行为的内在作用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

意见 4：英文摘要表达不地道，请作者进行润色。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已委托英文语言润色公司检查修改(意得辑, fabiao@editage.cn)，请审稿专家审核。

审稿专家 2

总体意见：作者针对专家意见和建议，在思考后做出了较认真的修改，使得本文有了较大的提升。目前，仍存在以下问题：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对我们前期修改工作的肯定以及进一步修改的宝贵建议，每一条意见我们均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思考，并努力进行修改。如有不恰当之处，烦请专家不吝赐教。

意见 1：文章题目：参考类似结构已发表的权威文章，题目中直接阐明情绪调节策略的具体作用更合适。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参考专家建议，我们把题目修改为“情绪自旋与大学生攻击行为：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作用”。请审稿专家审查。

意见 2：引言和讨论部分仍然缺乏相关理论的支撑，予以适当补充。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结合意见 3 和 4，我们对情绪调节策略的引入和结果讨论进行了适当补充和调整。请审稿专家审查。

意见 3：引言第四段：关于“情绪调节策略”的陈述部分，情绪调节策略的使用有使用倾向、使用能力的考察，使用倾向和使用能力的关系目前尚未明确，作者此处将情绪调节策略作为调节能力的重要指标，但方法部分是用问卷测量调节策略的使用倾向，实在不妥。另外，“……其被认为是衡量个体情绪调节能力的重要指标（赵鑫等，2015）。”此处参考文献原文是如何阐述的呢？或者该引用是否出自这一文章？希望作者在回答该问题时将参考文献的原文呈现一下。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关于“……其被认为是衡量个体情绪调节能力的重要指标(赵鑫等，2015)。”的参考原文是“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频率成为衡量个体情绪调节能力的重要指标”。此句出自章翠娟（2021）发表的文章“大学生情绪表达灵活性对正念和情绪调节能力的调节效应”，原文截图如下所示，基于的引文是赵鑫等（2015）的论文。很抱歉我们在理解上不够全面、准确，把“使用频率”直接误删了。结合我们采用的测量工作，本文对情绪调节策略的考察应该是使用倾向。

能力等表现密切相关^[11]。情绪调节对个体的影响十分重要，有关情绪调节的研究向来是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及热点。研究趋势也从探索情绪调节的重要性进化到探索情绪调节的作用机制以及如何提高个体的情绪调节能力层面上来。情绪调节策略使用频率成为衡量情绪调节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12]。

经过专家的细致指导，我们意识到了对情绪调节策略的概念理解和引文的把握存在片面性，没能将使用倾向和使用能力区分开。在修改稿中，为了节省篇幅，我们放弃了情绪调节策略这个概念，对情绪调节策略的引入进行了调整，将情绪调节策略分为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进行分别论述。具体改变后的内容如下所示，请审稿专家审查。

“Gross (2002) 指出，在情绪调节过程中个体最常采用认知重评 (Cognitive Reappraisal) 和表达抑制 (Expression Suppression) 两种调节策略。其中，认知重评是一种前提聚焦型策略，在个体情绪反应发生之前以更积极或合理化的方式重新理解情绪事件，从而减少不良情绪体验和表达；表达抑制是一种反应聚焦型策略，在个体情绪反应被激活后，抑制或压抑情绪行为表达，但难以降低情绪体验和生理唤醒。研究表明，高情绪自旋者并不能让个体持续的保持在积极情绪空间，情绪转换过程所产生的自我损耗会降低积极情绪、提高消极情绪发生的频率 (Uy et al., 2017)。倾向于较多使用认知重评、较少使用表达抑制策略的个体，能

够有效的对情绪状态进行监控调节，在经历负性生活事件时，通过重新评估与目标冲突的习惯化情绪反应降低高情绪自旋者的消极情绪体验和表达。相反，倾向于较多使用表达抑制或较少使用认知重评策略的个体，在情绪调节过程中具有较低的调节能力，从而产生情绪调节困难 (Scott et al., 2014)，无法有效的控制或限制高情绪自旋者的消极情绪体验 (Berking et al., 2008)。因此，高情绪自旋者更倾向于采用风险性或伤害性行为，可能是由于其缺少调节消极情绪的有效策略。即由环境诱发或瞬时产生的负性情绪状态转换导致的情绪不稳定的调节失败加剧了个体的攻击行为。可见，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有效性与否可能制约了情绪自旋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强度。鉴于此，研究假设情绪调节策略在情绪自旋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具体而言，无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将增加个体消极情绪的发生和变化，进而增强情绪自旋与个体攻击行为的关系。但是，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将减少个体消极情绪的发生频率，从而弱化了情绪自旋与个体攻击行为的关系。”

意见 4：“可见，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有效性与否可能制约了情绪自旋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强度。”建议查阅有关情绪调节的新近权威文献，明确情绪调节策略使用倾向、使用能力或使用的有效性间的关系，再进行文章相关阐述的修改。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结合意见 3，我们认真阅读了近几年发表在国内外权威期刊上的一些关于“情绪调节策略”主题的文献，并以讲述“情绪调节策略的调节作用”的主题文献为主。在此基础上，对内容阐述进行了修改。请审稿专家审查。

意见 5：表 1 中的小错误“M+SD”。±，建议该表中的加减号全都改一下。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表 1 中的错误以及表中的加减号已修改，详见正文表 1。在稿件中用红色字体标出，请审稿专家审查。

意见 6：参考文献仍然不规范，例如-不是半字线。请自查。

回复：感谢审稿专家。对于参考文献的问题，在文后参考文献处已修改。在稿件中用红色字体标出，请审稿专家审查。

一审意见与修改说明

感谢两位审稿专家的审稿意见，这些建议和意见都很切中要害，对于我们梳理写作思路、文章逻辑，问题引入和研究贡献等方面提供了很大帮助。下面根据专家建议，逐一说明修改之处。在修改稿中，我们用蓝色字体标注出了所有改动的地方。

第一位专家的审稿意见如下：

本研究探讨了情绪调节策略在情绪自旋对攻击行为影响中的调节作用。具有一定的理论支撑，结果清晰，写作总体较为规范，符合《心理科学》的稿件要求。但存在如下的几点问题，需要进行仔细修改，具体的也请参考具体的审改稿：

引言部分：

1. 本文了研究内容围绕攻击行为，开头段建议直接对攻击行为叙述即可，没必要再引入暴力行为这一概念。

回复：感谢建议。为了避免引入无关变量，我们把开篇改成如下所示：

攻击行为 (Aggressive Behavior) 是指个体意图伤害他人，且他人想要避免这种伤害的行为 (Anderson & Bushman, 2002)，通常被视为低共情的、不道德的、反社会的，是一种不健康的行为 (陈步青等, 2018)。

2. 引言第二段，建议在“情绪一直被公认为是影响攻击行为的首要原因”这里补充支持的文献。“关于情绪的个体内波动特性对攻击行为的影响机制的探讨较为欠缺 (Chester et al., 2021)”这里建议补充从情绪个体内探讨攻击行为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论述这方面研究的欠缺。

回复：感谢建议。参考文献已补充，同时关于情绪个体内可变性对攻击行为的影响的引入进行了重新写作梳理，具体写作如下所示：

然而，以往研究更多聚焦于情绪在个体间水平的稳定特征或状态，较少探讨情绪的个体内可变性 (Intraindividual Variability of Affect) 对攻击行为的影响机制 (Chester et al., 2021)。Kuppens 等人 (2007) 指出个体内情绪的变化轨迹具有稳定的时间动态性，如情绪脉冲、情绪自旋等。其中，情绪自旋 (Affect Spin) 是指个体核心情绪状态频繁且快速波动的特性，它是情绪个体内可变性的最具代表性的个体差异指标之一 (Richels et al., 2020; Sun et al., 2017)。基于认知损耗理论，高情绪自旋者对情绪事件更加敏感，需要更多认知资源来应对情绪事件，即情境激发的情绪状态的不断变化将导致个体的心理损耗和情绪痛苦，进而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健康造成了破坏作用 (张珊珊等, 2021; Beal et al., 2013)。例如，高情绪自旋者具有较低的生活满意度、适应性绩效、工作投入以及较高的抑郁、压力和疲劳等 (Kuppens et al., 2007; Ram et al., 2011; Richels et al., 2020; Uy et al., 2017; Vansteelandt et al., 2013)。因此，攻击行为作为衡量个体行为健康的关键指标，研究情绪自旋是否对攻击行为具有影响至关重要。

3. 引言第四段中，“高情绪自旋者具有更强烈和更高频率的情绪调节过程，而情绪调节带来的心理损耗最终导致了个体消极情绪状态的发生频率提高”的推导，是否与后面的支持文献“情绪调节能力的欠缺导致了消极情绪的增加”的逻辑上有冲突？这里情绪调节和情绪自旋关系的论述冗杂并且逻辑不甚清晰，让读者感到困惑。作者可以之后再对此处进行梳理。

回复：感谢建议。确实原文在梳理时没有很好的表达出来想表达的含义，甚至是造成了概念之间的混淆和界定不清。修改稿中我们对此处进行了重新梳理，具体论述过程内容如下所示：

基于动态情绪理论，Kuppens 等人 (2010) 指出每个人都有自身的情感舒适区，当情绪体验偏离舒适区时，情绪调节过程将被激活。情绪调节策略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是指个体用来改变或控制与情绪相关的内在体验及行为表现过程的认知或行为 (Ochsner &

Gross, 2008), 其被认为是衡量个体情绪调节能力的重要指标 (赵鑫等, 2015)。已有研究表明, 高情绪自旋者并不能让个体持续的保持住积极情绪状态, 情绪转换过程所产生的自我损耗会降低积极情绪、提高消极情绪发生的频率 (Uy et al., 2017)。但是, 具有良好的情绪调节策略的个体, 能够有意识地对情绪状态进行监控调节, 通过抑制或重新评估与目标冲突的习惯化情绪反应降低负性情绪的体验和表达。相反, 经常使用无效情绪调节策略的个体被认为是缺乏情绪调节能力 (Scott et al., 2014)。由于个体缺乏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 导致其经常使用非适应性的策略去控制或限制自身的消极情绪状态 (Berking et al., 2008)。因此, 情绪调节缺陷者更倾向于采用风险性或伤害性行为, 不仅是由于体验到了较强烈的消极情绪, 更是因为缺少调整负性情绪的有效策略。即环境诱发或瞬时产生的负性情绪状态转换导致的情绪不稳定的调节失败加剧了个体的攻击行为。可见, 情绪调节策略使用的有效性与否可能制约了情绪自旋对攻击行为的影响强度。鉴于此, 研究假设情绪调节策略在情绪自旋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中起到调节作用。

4. 在引言第四段部分的最后, “具体而言, 不良的情绪调节策略将增加个体消极情绪的发生和变化, 情绪自旋会增强个体的攻击行为” 高亮部分的表述, 是否改为 “进而增强情绪自旋与个体攻击行为的关系”, 更为贴切?

回复: 感谢建议。已在正文做出修改, 详见 P13。

对象、方法和结果部分:

5. 在工具部分, 情绪自旋的测量部分给出了样例题目, 建议情绪调节策略和攻击行为的测量部分也补充上样例题目。

回复: 感谢建议。已在正文做出补充修改, 详见 P14。

6. 并且作者需要补充选用的这些量表对于所选年龄组的适用性。

回复: 感谢建议。我们采用的量表前人的研究均已在大学生群体里面证明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关于表述方式已经进行了修改, 详见 P14。

讨论部分:

总的来说, 讨论部分解释不够充分, 写作语言表达冗长, 重点不突出; 建议作者重新修改和梳理。见具体的审改稿。

7. 作者最后根据结果进行了讨论。说到这里, 我希望看到更多和过往文献的联系, 以及这些结果如何影响文献更深入的探讨。更重要的是, 我认为作者可能需要更具体地阐明本研究所做的贡献。

回复: 感谢建议。修改稿中对此部分我们在认真查阅文献、关系归纳总结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写作梳理, 详见正文 P16-17。

8. 同引言部分, 作者引入了很多和本研究相近的概念, 但是这样容易让作者理清这些相近变量和本研究的关联。建议对讨论部分进行进一步的梳理。

回复: 感谢建议。修改稿中我们尽量避免引入新的概念。原稿中讨论第一段逻辑关系表述的不甚清晰, 修改稿中进行了拆分论述, 并把无关的内容进行了删除。

参考文献部分:

9. 文中有部分参考文献格式的存在问题, 请作者自行检查且按照《心理科学》的要求一一修改。

回复: 感谢建议。已按照要求修改。详见参考文献。

英文摘要部分:

10. 英文摘要中有一些语法错误, 建议作者请教专业的英文老师或者国外合作者进行修正。
回复: 感谢建议。我们找英语专业的研究生和在国外读书的同行进行了挑剔性审阅, 为了避免后期修改产生新的错误, 如有发表机会, 我们会在定稿之前找更专业的润色公司或者国外同行进行再次润色。

另外, 在正文批注的专家审稿意见还包含如下:

11. 引言第一段, “攻击行为 (Aggressive Behavior) 是指个体意图伤害他人, 且他人想要避免这种伤害的行为或倾向性。” 这里是行为还是倾向性?

回复: 感谢建议。在文中已把“倾向性”去掉。

12. 引言第一段, “研究表明, 大学生攻击行为普遍存在” 请用数据说明。

回复: 感谢建议。已填加, 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研究表明, 大学生攻击行为普遍存在, 27.7%的大学生有中等程度以上的攻击行为(郭梅英等, 2010), 并加剧了抑郁、焦虑、注意缺损、甚至自伤和自杀等危险行为的发生(金童林等, 2019)

13. 引言第二段, “攻击是负性情绪的宣泄。” 是一种宣泄形式?

回复: 感谢建议。我们对原文进行了解读, 所表达的意思是: 弗洛伊德认为压抑负面情绪会导致心理症状, 比如歇斯底里症。如果要治疗歇斯底里症, 需要释放先前与创伤相关的情绪。对于人际创伤, 如对自我的侮辱和威胁, 可以通过直接的攻击行为来表达情绪, “受伤者对创伤的反应实际上只是……一种‘宣泄’效应, 以充分的反应来表达, 如报复行为”。据此, 我们把此次改成如下内容:

弗洛伊德曾指出攻击行为是释放负性情绪的一种表达方式 (Bushman, 2002)。

14. 对于正文中第一次出现的概念请给出英文翻译和参考文献。

回复: 感谢建议。我们对文中出现的概念进行了重新梳理, 并都加入了英文翻译和参考文献。

15. 在引言第四段, “Chester 等人(2021) 的研究指出, 情绪自旋与攻击行为的关系效应值较弱。这是否意味着情绪自旋对个体攻击行为的影响被其他心理特质所调节? 情绪调节策略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是一种识别和接受情绪……” 这里的情绪调节策略和前面所说的心理特质有从属关系吗?

回复: 感谢建议。可能我们采用“心理特质”这个术语不够准确, 认真查阅了相似的研究成果, 我们把“心理特质”改成了“心理变量”。同时, 写作思路逻辑也进行了重新整理, 请见上面回复或正文 P12。

16. “采用方便取样” 标黄。

回复: 感谢建议。我们之所以把本研究定性为方便取样, 是因为被试招募是研究团队成员通过微信群、qq 群、朋友圈等社交网络平台有偿招募在校学生参与研究, 因此并不符合随机抽样的原则。在修改稿中, 我们把取样原则进行了弱化处理, 把被试来源改成如下所示:

研究招募到 189 名在校本科生和研究生有偿、自愿参与。

17. 讨论部分, 第一段中($r=0.15$, $p=0.104$)删除。

回复: 感谢建议。已删除。

18. 在讨论部分, “结果表明情绪自旋与攻击行为不具有显著相关。但是, 结果显示情绪自旋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具有正相关趋势, 这与以往研究发现负性情绪的个体内波动与攻击行为关系的方向性一致(Scott et al., 2017; Wright et al., 2017)” 文中的情绪自旋是包含正性和负性情绪的, 因此这样的结果比较是否有失偏颇?

回复: 感谢建议。修改稿中对此部分进行了重新写作梳理, 详见正文 P16-17。

关于情绪自旋包含正性和负性情绪与负性情绪可变性无法直接比较的地方, 我们试图基

于以往的研究分析结论进行了解释说明，具体内容如下所示：

更为有趣的是，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发现负性情绪的个体内波动与攻击行为关系的方向性一致 (Scott et al., 2017; Wright et al., 2017)。即以往的证据表明较大的负性情绪变异性会导致较多的攻击行为。然而，情绪自旋不仅局限于个体负性情绪状态的波动，而是整个核心情绪空间内不同情绪之间的转换(张珊珊等, 2021)。但是，也有学者发现相对于正性事件，负性事件经历及其评估是导致情绪自旋的主要原因(Ohly & Schmitt, 2015)。可见，本研究结果与以往关于负性情绪可变性与情绪自旋的关系研究结果并不矛盾，因为高情绪自旋者可能拥有更多的负性情绪。正如前言所提及，情绪自旋的最终结果导致了个体负性情绪发生的频率提高，从而对个体身心健康造成破坏作用。这一结果为我们理解情绪自旋的发生过程机制及其行为健康功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9. 讨论的第一段，这一部分的讨论，冗长且有效信息不够，语言表达不清楚且不够严谨。建议作者重新组织语言，体现逻辑性，将当前研究结果结合以往的研究结果和理论解释重新进行梳理。

回复：感谢建议。修改稿中对此部分在认真查阅文献、关系归纳总结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写作梳理，详见正文 P16-17。

20. 讨论部分的第二段，这一段也没有提炼出来核心的解释观点。认知重评未必一定优于表达抑制，这是当前情绪调节领域一直有争议的点。同时，表达抑制为何没有产生和认知重评一样的效应，要解释清楚，请作者重新梳理。

回复：感谢建议。修改稿中对此部分进行了拆分论述，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分为两段进行阐述，具体修改内容如下所示：

其次，研究发现认知重评对攻击行为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这与以往研究相一致(Chen et al., 2020; Gómez-Leal et al., 2020)，进一步为认知重评在缓解攻击行为中的作用提供了支持证据。揭示了通过增强个体采用理解或改变对情绪刺激的认知的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是减少和缓解外部攻击行为的有效方法。同时，研究显示认知重评在情绪自旋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中具有调节作用。认知重评是一种资源节约型策略(Gross, 2002)，当个体的认知重评能力较差时，不能有效使用认知重评策略去理解情绪事件，面对日常较大的情绪波动时需要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来调节情绪体验，缺乏对情绪表达行为进行实时监控的能力，进而提高了发生攻击行为的可能性；而当个体的认知重评能力较强时，能够有效使用理解和改变认知的方式来应对情绪自旋，可以调动认知资源进行冲动控制，进而减少了攻击行为的表达。这一结果为高情绪自旋者的攻击行为干预提供了实践指导。例如，对于情绪自旋较高的个体，也可以通过认知重评干预训练增强情绪调节能力的方式来减弱攻击行为。

但是，研究表明表达抑制不具有上述效应。以往研究发现，认知重评在自卑与攻击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而表达抑制作用不显著(Chen et al., 2020)。如同本研究一样，这两种策略在影响攻击行为的机制中可能发挥着不同作用，在未来的研究中应当更深入的探讨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同时，表达抑制作为一种资源损耗型策略(Gross, 2002)，有研究显示表达抑制是攻击行为的风险因素(Chen et al., 2020; Gómez-Leal et al., 2020)。说明个体通过回避或压抑的方式，将出现的负性情绪压下去，隐藏真实的情绪与感受，反而会遭到负面情绪的反噬。但也有研究发现采用转移注意力，掩饰情感等表达抑制策略对攻击行为具有抑制作用(陈步青等, 2018)。可见，目前表达抑制与攻击行为的关系还没有明确的方向性结论。因此，未来研究应采用更加稳健的方式(比如元分析)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探讨。

第二位专家的审稿意见如下：

本研究采用分阶段跟踪测试和动态经验取样技术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情绪自旋与大学生攻击行为的关系以及情绪调节策略在其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较少研究讨论了情绪自旋与个体攻击行为的关系，而该研究探讨了情绪自旋与攻击行为的关系以及情绪调节策略在其中的调节作用。该研究选题立足于现实问题，对于探讨攻击行为的成因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选题具有较好的新意，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存在以下问题需要作者思考。

1. 文章题目体现被试群体是否更好？

回复：感谢建议。文章题目已改成“情绪自旋与大学生攻击行为：情绪调节策略的作用”。

2. 文章关键词中出现“情绪个体内可变性”，但在摘要中并未提及，请作者思考这是否为文章的关键词？

回复：感谢建议。我们已经把“情绪个体内可变性”这个关键词删除。

3. 部分内容缺少文献来源，比如“弗洛伊德指出，攻击是负性情绪的宣泄。”“因此，情绪一直被公认为是影响攻击行为的首要原因。”

回复：感谢建议。在修改稿中，我们尽量添加了必须的参考文献。

4. 在引言部分，情绪自旋与攻击行为关系的问题提出缺乏理论依据，建议进一步查阅文献后予以补充。

回复：感谢建议。两位专家对此的疑问对我们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文献搜索范围内，二者直接相关的研究确实较少，理论依据我们只能试图从情绪自旋对心理健康和相关行为指标的影响中进行归纳总结。具体修改内容请见上面对专家1第2条意见的回复，或见正文 P11-P12。

5. 引言第三段：“可见，情绪自旋作为衡量情绪不稳定的个体差异指标，高情绪自旋带来的情绪改变会导致心理压力，从而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健康产生破坏作用(Uy et al., 2017)。然而，情绪自旋与个体攻击行为的关系性研究则鲜有存在……”个体“攻击行为”概念的提出稍显突兀，建议补充“个体心理和行为健康”与“攻击行为”的关系梳理以增强逻辑性。

回复：感谢建议。我们的修改逻辑是：首先，说明了情绪自旋对个体心理与行为健康的重要性，然后补充了个体心理与行为健康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又提出了情绪个体内可变性与攻击行为的关系，而情绪自旋作为情绪个体内可变性的指标来引出本研究的情绪自旋与攻击行为。具体修改内容请见上面对专家1第2条意见的回复，或见正文 P11-P12。

6.在引言部分，“情绪调节策略(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是一种识别和接受情绪，控制冲动以及根据具体情境使用恰当的调节策略技能的能力(Gratz & Roemer, 2004)。”情绪调节策略是一种能力？这里建议再结合其他文献进行核对。此外，该段同时出现了情绪调节策略、情绪调节过程、情绪调节能力、情绪调节缺陷、情绪调节策略能力等多个概念，建议对这些概念予以辨析。

回复：感谢建议。这部分之前有很多考虑不周的问题，在修改稿中我们尽力让思路变得通畅，同时在概念上尽量避免引入新的不必要术语。请专家进行审阅、指正。具体内容请见前面对专家1第3条意见的回复内容或正文 P12。

7.在引言部分，关于情绪调节策略在情绪自旋与攻击行为之间的调节作用，文中提出“高情绪自旋者具有更强烈和更高频率的情绪调节过程……具有良好的情绪调节策略的个体，能够有意识地对情绪状态进行监控调节……”这部分的论述是否说明存在情绪调节策略通过影响情绪自旋从而影响攻击行为的可能？因此，这部分论述似乎不能支持情绪调节策略在情绪自旋与攻击行为之间起到调节作用的假设，建议进一步查阅文献后厘清或进一步说明三者之间的关系。

回复：感谢建议。两位审稿专家都明确的指出来此处的问题。所以我们也意识到了之前的处理不当之处，修改稿中对此处的论述过程进行了较大调整，请审稿专家进行审阅、指教。具体请见前面对专家1第3条意见的回复内容或正文 P12。

8.在方法部分，该研究使用了 Buss 和 Perry (1992)编制的攻击性问卷中的身体攻击和言语攻击分量表的平均值代表个体的攻击水平，既然考察的是情绪与攻击行为的关系，为什么不考虑采用与情绪关联更密切的反应性-主动性攻击问卷来考察个体的攻击水平特别是反应性攻击水平呢？

回复：感谢建议。文献调研发现，Dodge & Coie (1987) 根据动机的不同，将攻击划分为反应性攻击和主动性攻击 (Dodge & Coie, 1987; Wang et al., 2020)。反应性攻击又被称为敌意性攻击，是个体用带有敌意与愤怒情绪的伤害行为来对感知到的激惹或威胁进行反应

的行为或倾向(Dodge & Coie, 1987; Smeijers et al., 2018)。路怒、激情杀人和自卫反击等是其典型表现。反应性攻击是攻击的一种亚型,由反应性攻击的概念定义可知,反应性攻击是在被激惹挑衅,被威胁的情况下出现的一种报复性的敌意性的行为,与反应性攻击关系较密切的情绪多是愤怒情绪。而本研究想要探究的情绪不仅有愤怒这单一的负面情绪,情绪自旋代表着个体在核心情绪空间上的转变。另外,核心情绪不仅有消极还有积极情绪,因此,采用反应性主动性攻击问卷并不能完全符合我们想要研究情绪自旋与攻击行为的初衷。但是,谢谢专家给我们提供的这条思路,未来可以尝试研究情绪个体内可变性与不同的攻击行为的亚型之间的作用机制。

9.在讨论部分,情绪自旋与攻击行为不具有显著相关($r=0.15$, $p=0.104$),该结果与 Chester 等人(2021)的研究结果不一致,甚至是冲突的。在情绪自旋得分的计算上,该研究直接将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的矢量效价或激活分数相加,这与 Chester 等人(2021)的计算方式是否一致呢?

回复:感谢建议。在修改稿中,我们对研究模式和作用的不一致进行了重新梳理,具体写作内容如下所示:

首先,结果表明情绪自旋与攻击行为不具有显著相关。但却显示情绪自旋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具有正相关趋势,这与 Chester 等人 (2021) 发现二者关系的方向相反。如前言所示,本研究可能弥补了 Chester 等人的不足,伴随攻击行为过程的三次情绪测量且单一的情绪效价指标不符合当前对情绪自旋界定的本质。Kuppens 等人 (2007) 认为情绪自旋反映了个体情绪状态在由效价和激活构成的二维核心情绪空间内的角度变化轨迹,且表现出较为稳定的时间波动特性。但是,不同的研究模式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启示,在攻击情境中的情绪变化是一个更微观的心理过程,反映了特定行为模式伴随的情绪变化,从某种意义上可能说明了情绪的个体内短期波动(状态性)与长期变化特性(特质性)对攻击行为具有不一样的影响模式。攻击的强化模型指出与攻击行为相关的积极情绪对反社会和攻击行为具有增强作用,而积极情绪的向下波动会弱化个体的攻击性 (Chester & Dewall, 2017)。从而解释了为什么在攻击行为发生过程中,状态性的低情绪自旋具有更多的攻击行为。而本研究探讨的情绪自旋代表的是个体情绪波动特征的一种非认知性的人格特质 (Richels et al., 2020)。总之,目前关于情绪自旋与攻击行为的关系研究极其有限,这种状态性与特质性情绪自旋对攻击行为影响的不一致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还需要进一步验证。

10.另外,除了 Chester 等人(2021) 等人的研究,是否存在其他研究考察了情绪自旋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呢? 这些研究的结果如何?

回复:感谢建议。在我们文献搜索的范围内,还没有发现,所以无法直接比较,只能从已有的相似研究中进行推理和归纳。

11.讨论第二段:“同时,认知重评的调节作用也为高情绪自旋者的攻击行为干预提供了实践指导。例如,对于认知重评水平较低的个体,也可以通过负性情绪体验干预训练的方式来减弱攻击行为。”请作者思考这个例如是否是恰当的? 上句话也说了是认知重评的调节作用,那此处是不是应为对高情绪自旋个体的干预通过什么来减弱攻击行为? 写作逻辑似乎不符。

回复:感谢建议。重新组合的内容如下所示:

同时,认知重评的调节作用也为高情绪自旋者的攻击行为干预提供了实践指导。例如,对于情绪自旋较高的个体,也可以通过认知重评干预训练增强情绪调节能力的方式来减弱攻击行为。

12.行文中, 翻译痕迹严重,重新组织语言表达清楚。此外,行文中标点符号的使用也要通篇注意。表 1 中小注“P”应小写。3.3 部分“结果表明: 认知重评对攻击行为具有负向影响作用($b=-0.10$, $p<0.05$; 95%CI=-0.21, -0.01)”建议规范置信区间的写法。参考文献格式需进一步规范。

回复:感谢建议。专家指出之处已在文章中做出修改。除此之外,我们也多次认真理解和核对全文,尽量润色语言,检查可能存在的小错误。如还有没有改正之处,请专家指正。

最后，再次对两位审稿专家的无私指导建议表示感谢。在我们修改的过程中，由于加入了一些新的论述内容，最终使得稿件字数超过 8000 字的红线。鉴于此，我们也对稿件内容进行了适当调整，把一些跟本文论述不太具有直接影响的内容删除，如下面内容：

在测评过程中情绪自旋一般采用经验取样法或日间重构法对个体核心情绪状态进行多日的动态跟踪，并根据测评周期内的个体核心情绪状态空间位置的矢量角度的跨时间标准差来表示 (Jung et al., 2015)。

另外，由于篇幅字数限制，研究程序部分我们在保证对关键内容说明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删减。详见正文 P14。

诚然，由于能力所限，我们的修改稿中还会有很多问题，烦请审稿专家进一步指正。